



碧血劍

中集

中集

金庸著

金庸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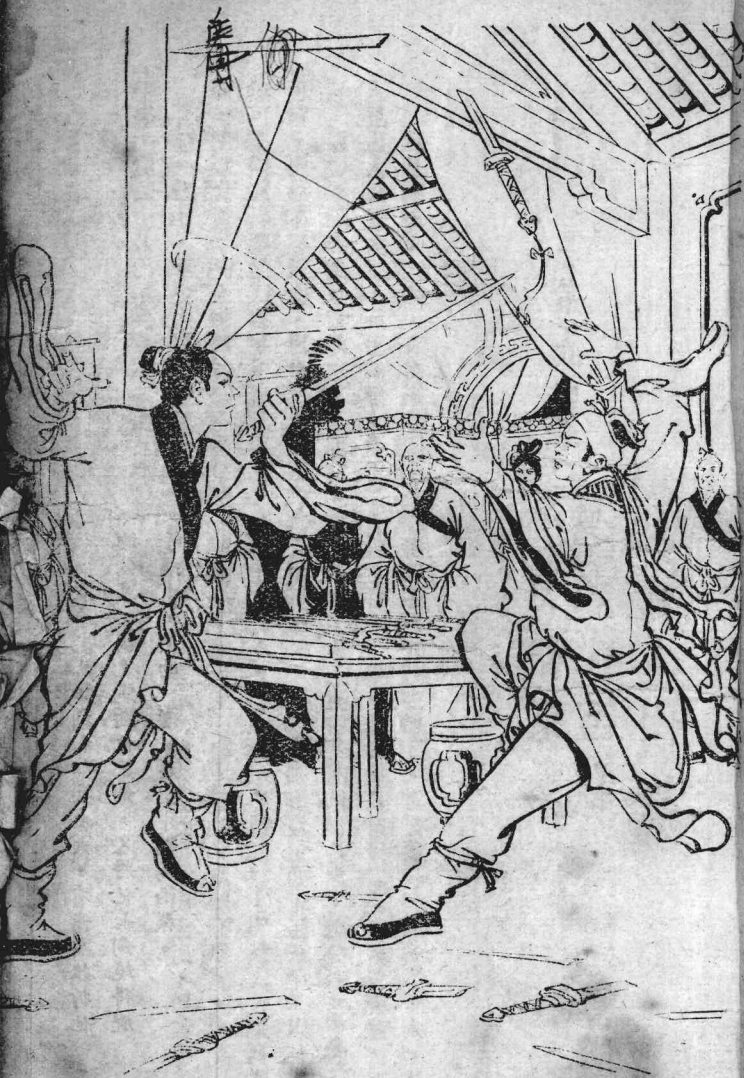
著者 金庸

寶雅齋  
高學

目錄

- 第九回 雙妹拚巨賭 一使解深怨……………三〇一
- 第十回 不傳傳百變 無敵敵千招……………三五—
- 第十一回 慷慨同仇日 間關百戰時……………三九九
- 第十二回 王母桃中藥 頭陀席上珍……………四二七
- 第十三回 揮椎師博浪 毀炮控哥舒……………四六一
- 第十四回 劍光崇政殿 燭影昭陽宮……………四九一
- 第十五回 織織出鐵手 烈烈舞金蛇……………五一九
- 第十六回 荒岡凝冷月 鬧市御曉風……………五五一
- 第十七回 青衿心上意 彩筆畫中人……………五八三

你好，你爱看武侠小说吗



袁承志見梅劍和狂妄自大，有意要挫折他的傲氣，接連震斷他數劍，又將他長劍繞得脫手飛出，拍的一響，在空中斷為兩截。

第九回

雙姝拚巨賭  
一使解深怨

只聽得噹的一聲，有物撞向刀上，折鐵刀噹啣啣跌在地下，焦公禮身旁已多了一人。衆人見這人濃眉大眼，膚色黝黑，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，他如何過來，竟沒一人看清楚。

這少年自然便是袁承志了。他在人羣中觀看，本以爲有了那兩封書信，焦公禮之事迎刃可解，自己不必露面，以免與二師哥的門人生了嫌隙，那知梅劍和竟會耍了這一手，焦公禮無可奈何逼得要橫刀自刎，自己再不挺身而出，已不可得，於是發錢鏢打下折鐵刀，縱身而前，朗聲說道：「金蛇郎君是不能來了，由他公子和兄弟前來，給各位做個和事老。」

老一輩中，不少人都聽到過金蛇郎君的名頭，知他武功驚人，行事神出鬼沒，但近十多年來，江湖上久已不見踪跡，傳言都說已經去世，那知這時突然遣人前來，各人心中都是凜然一驚。

焦宛兒又驚又喜，低聲對父親道：「爹，就是他！」焦公禮心神稍定，側目打量，見是個後生小子，不禁滿腹狐疑，微微搖頭。



孫仲君尖聲喝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誰叫你到這裏來多事？」

袁承志心想：「我雖然年紀小過你，可比你長着一輩，待會說出來，瞧你還敢不敢無禮？」當下不動聲色，說道：「在下姓袁。承金蛇郎君夏大俠之命來見焦幫主。今日得有機緣拜見各位前輩英雄，甚是榮幸。」說着向眾人抱拳行禮。

焦方衆人見他救了焦公禮性命，一齊恭謹行禮。閩方諸人卻只十力大師等幾個端嚴守禮的拱手答禮，餘人見他年輕，均不理會。

孫仲君不過二十多歲年紀，不知金蛇郎君當年的威名，她性子急躁，高聲罵道：「什麼金蛇鐵蛇，快給我下去，別在這裏碍手碍腳。」

青青冷笑一聲，向她鼻子一聳，伸舌頭，做個鬼臉。孫仲君大怒，只道這油頭粉臉的少年見自己生得美貌，輕薄調戲，喝道：「小子無禮！」突然欺近，挺劍向她小腹刺去，劍勢勁急，正是華山劍術的險着之一，叫做「彗星飛墜」，乃神劍仙猿穆人清獨創的絕招，青青那裏躲避得開？

袁承志識得此招，登即大怒，心想她與你初次見面，無怨無仇，你不問是非好歹，一上來就下殺手，要制她死命，實在狠辣太過，側身擋在青青之前，抬高左腳，一腳踹將去，已將孫仲君的長劍踏在地下。這是金蛇秘笈中的怪招，大廳上無人能識。人叢中登時起了一陣悶聲，嘖嘖稱奇。

孫仲君用力抽劍，紋絲不動，眼見對方左掌擊到，直撲面門，只得撒劍跳開。袁承志恨她歹毒，脚下運動，喀喇一聲響，將長劍踏斷了。

劉培生見師妹受挫，便要上前動手。梅劍和見袁承志招式怪異，當即伸手拉住劉培生，低聲道：「等一下，且聽他胡說些什麼。」

袁承志高聲道：「閔子華閔爺的兄長當年行爲不端，焦幫主路見不平，拔刀殺死。這件事的前因後果，金蛇郎君知道得十分清楚。他說當年有兩封信言明此事，他曾和焦幫主同去拜見仙都派掌門師尊黃木道長，呈上兩信。黃木道長閱信之後，便不再追究此事。想來這兩封信多半就是了。」說着向地下的書信碎片一指，又道：「這位爺台將兩封信扯得粉碎，不知是何用意？」

焦公禮聽他說得絲毫不錯，心頭大喜，這才信他真是金蛇郎君所使，緊緊握住了女兒的手，心中突突亂跳。

梅劍和冷笑道：「這是捏造的假信，這姓焦的妄想藉此騙人，不扯碎了留着幹麼？」袁承志道：「我們來時，金蛇大俠曾提到書信內容。這兩封信雖已粉碎，這位大師與這位爺台是看過的。」轉頭向十力大師與碧海長鯨鄭起雲拱手道：「只消讓在下和金蛇郎君夏大俠的後人把書信內容約畧一說，是真是假，就可分辨了。」

十力大師與鄭起雲都道：「好，你說吧！」

袁承志望着閔子華道：「閔爺，令兄已經過世，重提舊事，於令兄面上可不大光采。到底要不要說？」閔子華早就在心虛，但給他這麼當衆擠逼住了，總不能求他不可吐露信中內容，一時張皇失措，額上青筋根根爆起，叫道：「我哥哥豈是那樣的人？這信定是假的。」袁承志對青青道：「青弟，那兩封信中的言語，都說出來吧！」



青青當即朗聲背信。她在客店中看信之後，雖不能說過目不忘，但也記得清清楚楚。於是先把丘道台的謝函唸了起來。她語音清爽，口齒伶俐，一字一句，人人聽得分明，唸到要緊關節之處，她忍不住又自行加上幾句刻薄言語，把閔子華狠狠的損了幾下。她只唸得數十句，衆人交頭接耳，紛紛議論，唸到一半，閔子華再也忍耐不住，大聲喝道：「住口！你這小子男不男、女不女的，是什麼東西？」

青青還未回答，梅劍和冷冷的道：「這小子多半是姓焦的手下人，要麼是金龍幫邀來助拳的。他們自然是事先串通好了，那有什麼希奇？」

閔子華猛然醒悟，叫道：「你說是什麼金蛇郎君派來的，誰知道這真是假，卻在這裏胡說八道。」袁承志道：「你要怎樣才能相信？」

閔子華長劍一擺，道：「江湖上多說金蛇郎君武功驚人，你如真是金蛇郎君後輩，定已得他真傳。你只要勝得我手中長劍，我就信了。」在他內心，早已有七八成相信書信是真，否則各位同門師兄決不會袖手不理，反有人勸他不可魯莽操切，此時越辯越醜，不如動武，可操必勝之算，眼見袁承志年幼，心想就算你真是金蛇郎君傳人，學了些怪招，這幾歲年紀，又怎能練得什麼深厚的功夫，只要一經比試，自可將你打得一敗塗地，狼狽萬狀，那麼那白臉少年所唸的信就沒人信了；是否要殺焦公禮爲兄長報仇，不妨暫且擱在一邊，眼前大事，總是要維護已死兄長的聲名，否則連仙都派的清譽也要大受牽累。

袁承志心下盤算：「金蛇郎君狂傲怪誕，衆所周知。我冒充是他使者，也須裝得驕傲狂放，怪模怪樣，方能使人入信。」於是哈哈大笑，坐了下來，端起酒杯喝了一口，又伸筷夾

個肉丸吃了，笑道：「要贏你手中之劍，只須學得金蛇郎君的一點兒皮毛，也已綽綽有餘。你受人利用，尚且不悟，可嘆啊可嘆。」

閔子華怒道：「我受甚麼人利用？你這小子，敢比比，若是不敢！快給我滾出去！」只因袁承志適才足踹孫仲君長劍，露了一手怪招，閔方武師才對他心有所忌，否則早就有人上來攆他下去，那容他如此肆無忌憚，旁若無人？

袁承志又喝了一口酒，道：「久聞仙都劍法精微奧妙，今日正好見識領教。不過咱們話說在前頭，要是我勝了，你跟焦幫主的過節只好從此不提。你再尋仇生事，這裏武林中的諸位前輩，可都得說句公道話。」

閔子華怒道：「這個自然，這裏十力大師、鄭島主等各位都可作證。要是你贏不了我呢？」袁承志道：「我向你叩頭陪罪。這裏的事，我們自然也不配多管。」

閔子華道：「好，來吧！」長劍一振，劍身嗡嗡作響，閔方武師齊聲喝采。這一記抖劍果然功力不淺。他甚是得意，心想非給你身上留下幾個記號，顯不了我仙都派的威風。

袁承志道：「金蛇大俠吩咐我說，仙都派靈寶拳、上清拳、上清劍，都是博大精深，武林絕藝，只不過這些拳劍太過艱深，姓閔的多半領會不到，只有一路兩儀劍法，想來他是練熟了。金蛇大俠說道：『你這次去，要是姓閔的不聽好言相勸，動起手來，須得留神他們這一路劍法。』」閔子華斜眼睨視，心想：「這話倒是不錯，他又怎麼知道了？」

原來閔子華的師父黃木道人性格剛強，於仙都派歷代相傳、以輕靈見長的靈寶拳、上清拳劍造詣不高，最得意的武功是自創的一路兩儀劍法，曾向金蛇郎君提及。金蛇秘笈「破敵

篇」中叙述崆峒、仙都等門派的武功及破法，於兩儀劍法曾加詳論。

袁承志料想其師既專精於此，閔子華於這路劍法也必擅長，說到此處，注視他的神情，心知果已說中，又道：「金蛇郎君說道：『其實這路劍法，在我眼中，也是不值一笑，現今教你幾招破法！』……」

說到此處，人羣中忽地縱出一名青年道人，怒道：「好哇！兩儀劍法不值一笑，我倒要瞧瞧金蛇郎君怎生破法？」刷的一劍，疾向袁承志臉上刺來。

袁承志向左避過，躍到大廳中心，左手拿着酒杯，右手筷子挾着一條鷄腿，說道：「請教道長法號？」那道人叫道：「我叫洞玄，仙都派第十三代弟子，是閔師哥的師弟。」袁承志道：「那再好也沒有。金蛇大俠與尊師黃木道長當年在仙都山龍虎觀論劍，黃木道人自稱他獨創的兩儀劍法無敵於天下。金蛇大俠一笑了之，也不與他置辯。今日有幸，咱們後一輩的來考較考較。」洞玄道人大聲道：「兩儀劍法無敵於天下的話，我師父從來沒說過。我仙都派決計不敢如此狂妄自大。但要收拾你這乳臭未乾的黑小子，卻也是輕而易舉。」向閔子華打個招呼，雙劍齊出，風聲勁急，向袁承志刺來。

袁承志身形一晃，從雙劍夾縫中鑽了過去。洞玄與閔子華揮劍一攻一守，快捷異常。

青青忽然叫道：「三位住手，我有話說。」閔子華和洞玄道人收劍當胸，閔子華右手執劍，洞玄左手執劍，兩人已站成「兩儀劍法」中的起手式。青青道：「袁大哥只答應跟閔爺一人比，怎麼又多了一位道爺出來？」

洞玄雙眼一翻，說道：「你這位小哥不打自招，擺明了是冒牌。誰不知兩儀劍法是兩人

同使？你不知道，難道金蛇郎君這麼大的威名，他也會不知麼？」

青青臉上一紅，難以回答，心想：「這回可糟了。給他拆穿了西洋鏡。」只得給他東拉西扯，說道：「原來仙都派跟人打架，定須兩個人齊上。倘若道爺落了單，豈不是非得快馬加鞭回到仙都山去，邀了一位同門師兄弟，再快馬加鞭的回來，這才兩個人打人家一個？人家若是不讓你走，定要單打獨鬥，兩儀劍法又怎麼樣個無敵於天下？」

袁承志插口道：「兩儀劍法，陰陽生剋，本領差的固須兩人同使，功夫到家的，當然是一個人使的了。難道尊師這麼高的武功，他也不會獨使麼？」

青青於兩儀劍法一無所知，眼見二人夾擊袁承志，關懷之下隨口質問，竟露出了馬脚。袁承志只得信口開河，給她圓說。其實仙都派這兩儀劍法，向來是兩人合使的。

閔子華與洞玄對望了一眼，均想：「師父可沒說過這劍法一個人可使，敢情這小子胡說八道？」卻也不肯承認師父不會獨使。

青青聽袁承志說得天衣無縫，大是高興，心想：「他素來老實，今日卻滑頭起來。」笑嘻嘻的道：「既然你們兩位齊上，賭賽的利物又得加一些了。」閔子華道：「賭什麼？」青青道：「要是你們輸了，除了永遠不得再找焦幫主生事之外，你在大功坊的那所大宅子，也得輸給了袁大哥。」閔子華心想：「不妨什麼都答應他們，反正頃刻之間，不是把他一劍刺死，也要教他身受重傷。」說道：「就是這樣！你要一起來兩對兩也成。別說我們以大壓小，以多勝少。」青青道：「你又怎知不是以小壓大，以少勝多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仙都，仙都，牛皮吹得嘟嘟嘟！」閔子華怒火更熾，叫道：「姓袁的，要是你給我傷了，又輸

些什麼？」袁承志一時倒答不出話來。

焦公禮道：「閔二哥，你這所宅子值多少錢？」閔子華怒道：「誰跟你稱兄弟了？這宅子我還是上個月買來的，花了四千三百兩銀子。宅子雖舊，地方卻大。」焦公禮點頭道：「大功坊舊宅寬敞得緊哪，閔爺買得便宜了。三位請等一下。」轉頭向女兒囑咐了幾句。焦宛兒奔進內室，拿了一疊錢莊的莊票出來。

焦公禮道：「這位袁爺爲在下如此出力，兄弟感激不盡。這裏是四千三百兩銀子，要是袁爺雙拳不敵四手，那麼請閔爺拿去便了。另外的事，閔爺再來找我。咱們冤有頭，債有主。好朋友仗義助拳，只須點到爲止，還請大家手下留情。」他料想袁承志定然不敵，可不願他爲自己受到損傷。

鄭起雲性子豪爽，最愛賭博，登時賭性大發，叫道：「這話不錯，只比輸贏，不決生死。我看好閔二哥！」從身邊摸出兩隻金元寶來，往桌上一擲，叫道：「咱們賭三對一，這裏是三百兩金子，博誰的一千兩銀子？」他叫了幾聲，沒人答應。衆人見袁承志年紀輕輕，怎能是仙都派兩位高手之敵，雖然以一博三，甚佔便宜，卻也都不投注。

焦宛兒挺身而出，說：「鄭伯伯，我跟你賭。」除下腕上的一隻寶石鐲子，往桌上一放。衆人見這鐲上寶石在燭光下燦然耀眼，十分珍貴。鄭起雲畢生爲盜，多識珍寶，拿起寶鐲瞧了一下，說道：「你這隻鐲子值得三千兩銀子，我不能欺小孩子。喂，給我加六千兩。」他手下人又捧上四隻金元寶來。鄭起雲笑道：「若是你贏，這筆錢作你的嫁粧吧！」青青聽到「嫁粧」兩字，向宛兒瞪了一眼，霎時之間，心中老大不自在起來。



飛天魔女孫仲君忽把半截斷劍往桌上一丟，厲聲叫道：「我賭這劍！」她長劍先前經承志踏斷了，此劍是師娘所賜，因此當衆人口舌紛爭之時，已過去將兩截斷劍拾了起來。

青青奇道：「你這半截劍，誰要呀？」旁人也均感奇怪。孫仲君厲聲道：「我也是三博一。要是這小子僥倖勝了，你用這半截劍在我身上戮三個窟窿。他輸了，我在你身上戮一個窟窿。臭小子，這可懂了麼？」

廳上一衆江湖豪傑平生也不知見識過多少兇殺，經歷過多少大賭，但這般以性命相搏的賭賽，卻是從所未見，聽了孫仲君的話，都不禁暗暗咋舌。青青笑道：「你這樣一個美人兒，我怎捨得下手？」梅劍和喝道：「混帳小子，嘴裏乾淨些！」青青笑笑不語。

孫仲君瞪眼瞧着焦方衆人，冷笑道：「我只道金龍幫在江南開山立櫃，總有幾個響噹噹的脚色，那知儘是些娘兒們也不如的膿包。」焦宛兒叫道：「娘兒便怎樣？我跟你賭了。」焦門弟子中有四五人同時站出，叫道：「師妹，我跟她賭。」宛兒道：「不用，我來賭。」孫仲君冷笑道：「好，鄭島主，你作公證。」

鄭起雲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海盜，生性又最好賭，但對這項賭賽卻也有些不忍卒觀，勸道：「兩位大姑娘，要賭嘛，就賭些胭脂花粉兒什麼的，何必這麼認真？」宛兒道：「她廢了我們羅師哥一條手臂，回頭我要把她兩個招子廢了。」鄭起雲嘆了口氣，不便再勸。

梅劍和冷冷的道：「焦大姑娘對這位金蛇門人，倒也真是一往情深，寧願陪他饒上一條性命。」焦宛兒臉一紅，說道：「你不要不要賭？」

青青聽了梅劍和的話，不禁一楞，十分惱怒，叫道：「我跟這個沒影子賭。」梅劍和

道：「賭什麼？」青青道：「我也是三博一跟你賭。他輸了，我當場叫你三聲爺爺。他贏了呢，你叫我一聲就夠了，算你便宜。」衆人不禁好笑，覺這少年實在頑皮得緊。梅劍和愠道：「誰跟你胡鬧？我這裏等着，要是他勝了，我再來領教。」青青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單人獨劍，比仙都派兩人同使的兩儀劍法還要厲害？」梅劍和道：「我是華山派，他們是仙都派，各有各的絕招。你別挑撥離間。」

洞玄道人聽他們說個不了，心頭焦躁，叫道：「別說啦，喂，小子，看招。」挺劍向袁承志刺去。閔子華跟着踏洪門，進偏鋒。只見仙都派一俗一道兩名弟子，一人左手劍，一人右手劍，按着易經八八六十四卦的卦象，雙劍縱橫，白光閃動，劍招生生滅滅，消消長長，隱隱有風雷之勢。

金蛇郎君先在仙都山和黃木道人論劍，即知兩儀劍法雖然變化繁複，凌厲狠辣，其實還不及仙都派原有的上清劍法，其中頗有不少破綻，隨口指出了兩處。但黃木道人甚爲自負，說道：「我這劍法中就算尚有漏洞，只怕天下也已無人破得。」金蛇郎君也不再說。後來溫氏五老大舉邀人對抗金蛇郎君，所邀來的高手之中，有仙都派劍客在內。對敵時金蛇郎君成竹在胸，乘虛而入，數招間即把兩儀劍法破去。他後來在秘笈之中曾詳細叙明。是以袁承志有恃無恐，在兩人劍光中穿躍來去，瀟灑自如。

閔子華與洞玄道人雙劍如疾風，如閃電，始終刺不到他身上，旁觀衆人愈看愈奇。

鄭起雲對十力大師道：「這少年輕身功夫的確了得，金蛇郎君當真名不虛傳。」十力大師點頭道：「後輩之中，如此人才也算十分難得了。」梅劍和與孫仲君卻都不禁暗暗有些擔

心。孫仲君大聲道：「這小子就是逃來躲去不敢真打，那算什麼比武了？」

閔子華殺得性起，劍走中宮，筆直向袁承志胸前刺去。洞玄同時一招「左右開弓」，左刺一劍，右刺一劍。兩人夾攻，要教他無處可避。袁承志突然欺身直進，在劍底鑽過，左肩一挺，撞在閔子華左膀。他只使了三成力，閔子華一個踉蹌，險些跌倒。洞玄大驚，刷刷連環三劍，奮力擋住。閔子華這才站定，罵道：「小雜種，撞你爺爺嗎？」

袁承志這次出手，本來但求排解糾紛，不想得罪江湖上人物，更不願結怨種仇，這時聽閔子華口吐污言，辱及自己先人，不禁大怒，心下盤算：今日如不露一兩手上乘武功，將這二人當場壓倒，這件事難以輕易了結，同時威風不顯，待會處置通敵賣國的太白三英之時，只怕旁人不服，勢須多費唇舌。最好是冒充金蛇門人到底，以免二師哥臉上不好看，只是須得狂傲古怪，與自己平日爲人大不相同才成。於是躍到桌邊，伸手拿起酒杯，仰頭喝乾，叫道：「快打，快打，我酒沒喝夠，飯沒吃飽呢。」

閔子華見他對自己如此輕蔑，更是惱怒，長劍越刺越快。洞玄低聲道：「閔師哥，沉住氣，別中了激將之計。」閔子華立時醒悟。兩人左右盤旋，雙劍沉穩狠辣，又把袁承志裹在垓心。袁承志左手持杯，右手持筷，隨劍進退。兩人劍法雖狠，卻怎奈何得了他？

劍光滾動中，袁承志忽地躍出圈子，把酒杯往桌上一放，叫道：「青弟，給我斟酒。」青青道：「好！」袁承志左手提了一張椅子，站在桌邊，將兩人攻來劍招隨手擋開，待酒斟滿，伸筷挾了一條鷄腿，放下椅子，拿了酒杯又躍入廳心，咬了一口鷄腿，叫道：「兩儀劍法本來就有毛病，你們又使得不對，怎能傷我？你們這單買賣，今日定要蝕本了。」

青青見這個素來謹厚的大哥忽然大作狂態，卻始終放不開，不大像樣，要說幾句笑話，也只能拾他大師哥的牙慧，不禁暗暗好笑。要知袁承志生平並未見過真正疏狂瀟灑之人，這時想學金蛇郎君，其實三分像了大師哥黃真的滑稽突梯，另有三分，卻學了當日在溫家莊上所見呂七先生的傲慢自大。青青笑道：「大哥，有人陪你捉迷藏，你倒快活，可沒人陪我玩耍。我不如作一篇文章，也免得閒着無聊。」

袁承志笑道：「好啊，作什麼文章呢？」洞玄喝道：「小子，看劍！」青青笑道：「有了，題目叫作『金蛇使者劍戲兩傻記』。」袁承志笑道：「題目不錯，文章必是好的。」青青搖頭幌腦，拖長了聲音唸道：「夫寶劍者，誠殺人之利器；而傻瓜者，乃蠢材之別號。一傻令人輒然解頤，二傻招人捧腹狂笑，而二傻手揮長劍欲圖殺人，乃使我噴酒垂涕，大呼糟糕！」

袁承志叫道：「噴酒垂涕，可圈可點。」說着連避三記險招。

青青又唸道：「我乃金蛇使者，欣作仲連；君惟執迷不悟，頑抗滋擾。四方君子停杯觀鬥，三名奸賊憂心如潮。劍法有兩儀之名，千招萬招，盡是低招；賭博以巨宅爲注，一輪再輸，保不住了。仙都兩傻手忙腳亂，不覺破綻百出；金蛇使者無可奈何，惟有將之擊倒！」袁承志聽青青唸到這個「倒」字，突然轉身，篋上鷄腿迎面往閔子華擲去，伸篋挾住洞玄刺來之劍，力透箸尖，猛喝：「撒劍！」只聽噹啷一聲，洞玄拿持不穩，長劍落地。他右掌一立，左腿條地掃出，欲圖敗中求勝。袁承志雙足一點，身子躍起，避開了這腿，手中酒杯同時飛出，正打中閔子華左手「曲尺穴」上。閔子華手臂一麻，劍已脫手。